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鴻慶居士集卷四十至四十二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徐立綱

謄錄監生臣謝蓮壽

鴻慶居士集卷四十

宋 孫覿 撰

墓誌銘

宋故秦國夫人王氏墓誌銘

秦國夫人王氏故三司使鹽鐵判官秘書閣校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漢國公諱準之曾孫故紫金光禄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岐國公贈太師諱珪之

孫故左正議大夫顯謨閣待制贈特進諱仲疑之女年十九歲適孟氏寔昭慈聖獻皇后之母弟中散大夫贈太師吳興郡王諱彦弼之婦今少傅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信安郡王忠厚之妻少傅公緣顯謨閣直學士秉旄節典大州擢樞要進位保傅王信郡夫人用公貴自碩人進嘉國夫人加號衛國再徙楚國更五命而得令封享年五十四以紹興十九年五月壬午薨於平江府之私第將葬信安王以書抵故人孫某徵銘其辭不

能凡三反以書復曰吳興王與公同朝有好而特進公以文章知名少許可獨喜誦公之文則銘其女宜也乃序而銘之曰夫人姿相豐端容止整暇雖生長富貴而積習名教恂恂然若寒家窶人于歸愍居瑶華吳興王亦捐館舍而少傅公名宦未立家益貧夫人斥奩中物助窮祭一簪不留澣衣菲食御之無愠色建炎中昭慈復大號推恩外家象服容車號封大國貴震一時淡然若固有之不以為泰可謂賢也已夫人資孝謹生九歲

喪其母某郡夫人李氏已能號慕如成人特進公奉使契丹過期不返夫人憂懼炷香於頂涕泣期還既嫁事尊嫜尤能致其孝皇始吳越國夫人嘗被疾更數醫不能療夫人鍼臂血投湯藥中以進一飯而瘥至今内外屬人嘆譽以為口寔賓重其夫選飾妾御進之不忌靖康之亂瑶華宫災昭慈避火幸其第顧見夫人調護庶子之在襁抱中者如己出嘉歎久之以故恩遇日隆宗戚莫敢望少傅公辭劇就閒讀書終日不輟尤嗜古

法書畫圖不省家事夫人經理內治不以豐儉易節朝

饔夕飧寒裘夏葛裁節其當不侈不陋皆中儀法慈哀

所使未嘗輒詈罵而門內截然無一語之譁學書有楷

法每教子輒書數十字隨手塗滅不以示人於古文章

能通其讀自少喜誦佛書晨香夜燈不避寒暑晚益精

練感通佛祖至神交於寤寐之間一夕夢僧人扣門求

館穀黎旦有鬻十六羅漢像者視所畫肖焉售之不計

其直以至廩恤貧之供施佛僧捐棄金繒殆無虛月持

律嚴甚未嘗殺生物供饌又嘗夢青衣十數皆祈哀甚急旣寤有餉蛤蚌者嘖嘖然亟命縱之水中自是終身不御鮮食疾益侵區處後事與家人訣無𢡟𢡟可憐之色知佛者以為夫人自金仙梵帝中來其視世諦空幻殆猶吹一吷而去也生四男子曰克右朝進郎通判平江府軍事曰當右宣教郎曰雍右承事郎女在室孫男女三人信安王以其年八月庚申葬夫人於常州無錫縣富安鄉許峴村吳越國夫人之次若干步維王氏先

世家於蜀之華陽後徙舒至特進公葬於平江之長洲縣令又為平江人熙寧元豐間岐公被遇神宗仕至宰相鴻名碩實具載國史逮今六十餘年子孫以文學政事世其家踐臺省登侍從奉使典州前後相望率常數十人而女公子之貴尤稱於天下故相太宰華原王鄭公之夫人封越國於今太師平章僕射秦公之夫人封某國隆貴蓋如此而夫人又以碩媛作配倎王賜號秦國福禄始終於是為盛銘曰

象服六珈文駟之華玳首金葩綸言之嘉弗跋弗夸而婉娩宜其家歲在龍蛇庚子日斜㠯其終耶埋玉樹於泥沙鬱葱葱而氣嘉牛伏其窒澤厚而流遐視梁谿之水其無涯

宋故呂恭人胡氏墓誌銘

故東平呂公出入文武佐佑三朝周旋二府四擁將旄十遷殿學士寵祿光大為天下巨室賜第一區壯麗甲淮海族大家肥焗奕燀聮孫男之勝衣冠者數十人晨

起詣寢門問安否退就學舍施施然如鳳九雛集於倉梧翠竹之上一時公卿大夫慕其家法薦女請昏者不可爲數於是龍圖閣學士胡公以息女歸公之孫寔奉直大夫諱申之妻通奉大夫諱淵之婦是爲太恭人太恭人入吕氏門内逾千指上自姑嫜下至媪御事尊慈拊育卑幼無一不當其意者春秋饋祀眂牲省器治酒食接綴宗姻皆中節法觀文公薨天子賻䘏加等官其子孫七人太恭人曰皆公孫也奚擇請分受之奉直公

稱善表請於朝有旨從之以故二子皆不及人皆以為難後十年靖端被賞延皆有名籍於吏部靖今右奉議郎賢而有文甞一試禮部治縣有能名以經界不中因失部使者意斸罪罷歸靖皇恐謝太恭人曰崇寧中蔡京當國日雖復故怨觀文公亦居建安汝祖徙海上翁亦遷滁陽其家破矣未幾蒙恩甄復父子祖孫團欒如初真一夢耳汝小官忤大吏獲罪宜也姑省循以俟其視罷辱蓋如此喜讀書畧通大指晚學佛寡居二十年

宴坐一室表裏脩然若無意於世者初感微疾便即後
事纔三日而逝實紹興十九年六月三日也享年六十
有八太恭人以夫貴凡三命賜號宜人靖登朝乃得今
封姓胡氏鄂州崇陽縣人祖抃贈開府儀同三司少師
父龍圖公也故先奉大夫生四男子長端右廸功郎建
康府溧陽縣主簿早卒次即靖也次翊未命而夭次羲
右廸功郎孫男女七人安時安詩安持女適右廸功郎
監潭州南嶽廟孫大宗左廸功郎蔣億右廸功郎洪燁

餘未行諸孫卜以其年八月庚申葬於平江府吳縣長洲鄉之横山祔奉宣公之兆壻大宗某猶子也知太恭人為審銘曰

横山之陽兮夜漏晝誰氏葬母兮車轔轔哀哉抱官兮身欲徇路人失聲兮涕如隕盖苫藉草兮茹荼堇杖而土負兮起一抔有坟歸然兮髙可隱刻此銘章兮視不泯

宋故永嘉郡太君劉氏墓誌銘

余讀東坡先生何公石橋詩反復其言蓋良二十石也而不著其名久從先生他文字求之亦不見所謂何公者紹興九年公之子寧以母夫人狀屬余之族壻毛粃來徵銘又得御史中丞吳執中所為公墓文讀之然後知石橋者故朝請大夫建安何公諱宇及之守英州時所作也真陽之民病涉久矣公梁石為橋以便行者老幼闐道爭勸之趨橋成壯麗甲于南海人畫像祠公如朱仲卿食於桐鄉至於今不廢而真陽在南方嶺海外

數十里僻陋之國又執中誌公墓時穪氏文章方過禁錮諱弗敢言故士大夫莫有知者夫人劉氏公同縣人年十八歲歸公是時尚為進士甞一夕夢大宫室如王者之居紫袍吏立殿上問公鄉縣公答曰晝錦鄉吏曰汝鄉非晝錦即淡墨也公寤語夫人曰是何祥也夫人曰君識之吉徵也故事禮部第進士率用淡墨書禮部貢院四大字於榜首揭之他日公中選顧見榜大驚如所夢者夫人明悟知事多類此大夫公仕三十年行治勞

烈稱天下一時大手筆傳載其事至今知有何公者夫人與有助也夫人嘗從公官四方舅姑憚遠不能從比代遂即解裝列堂上盡出筐篋之實陳之以奉其姑姑屢却之不聽公既通籍夫人以恩封蓬萊縣君至是凡六吏封號輒不許其視世富貴貧賤淡不知可擇而取也政和二年其子宰奏疏辭所授官願得一郡封母為親榮謟從之特封永嘉郡太君嗚呼夫人事舅姑相其夫為賢婦矣又卒有子上書納祿名動朝廷天子寵嘉

之璽書五色紙首錦橐閣卷衆觀太息為里中壽母可謂賢也已七年十月某甲子夫人以無病而終享年七十有七宣和二年十一月某甲子諸孫以夫人祔於縣之小梨山大夫公之墓五男子曰定曰察曰宿曰寀曰寀三女皆嫁為士妻孫男女若干人銘曰

嬌嬌何公一德匪朋有古遺愛循吏之風婉婉夫人淑慎溫恭來嬪君子而大其宗鈿軸金軺雕車崇崇通都大邑湯沐之封鶴髮秀眉純漆點瞳七十七年以華其

終

宋故太淑人劉氏墓誌銘

太淑人壽春劉氏故右承事郎贈右朝議大夫諱應誠之孫故左朝奉大夫監察御史諱鵬之女年十八歸魯郡韓氏為左大夫諱綸之婦右承直郎贈右正議大夫諱琥之妻今敷文閣直學士右通奉大夫廣南東路經畧安撫使仲通之母敷文登朝由御寺推承郎進位八座太淑人以子貴更七封而賜今號紹興二十七年

三月甲申遇疾終於廣州州治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四
議正公元配綦氏生三男一女太淑人入韓氏門撫諸
幼如已出雖家人不知其異母之子也奉尊嫜相其夫
教其子賓接内外宗姻慈哀所使為婦為母皆盡其道
資沈毅聰明過人有士君子之操而不自高顯惟是教
子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内年已壯如童幼身已貴如
未達訓厲鐫切不遺尺寸以故數文閣公仕於朝名節
偉然以忠厚直諒稱天下幕士張問者一夕群盜入室

縱掠而去詔臨安府追捕甚急積五六月連逮百餘人獄具而復有告真盜者有旨改送大理寺敷文公時為大理卿公曰輦轂之下有行剽者詔獄推治而不名吾固惑之退而録囚徒閲獄辭之在案牘者不合方燕坐深念太淑人問知其故曰吾見閭閻不肖子竊父之財毋蔽昵不告給以為盜者多矣試物色求之公悟翊日以耳目追迹其人與常所往来通行飲食之家凡所告失亡一日盡獲無秋毫之𦡱於是問妻與子以誣坐論

如律而百餘人者破械縱去一圄遂空上擢公刑部侍郎家人欲賀太淑人曰廷尉平反受賞臨安官吏必以失職抵罪矣愀然不息已而上聞悉貸弗誅太淑人喜而受賀居歲餘敷文進刑部尚書兼領吏部太淑人曰汝頃調官過期不反吾盼盼然倚閭而望今三銓之士遠各飢寒亦有白首之親如吾望者乎於是公典兩劇曹晨夜治文書決稽壅銓綜精明讞議平允士大夫之論以為漢雋不疑之母不能過也粤人治喪以豐侈為

孝而游手無賴貪慕飲食至集其門意不滿則怙衆羣
噪不可奈中人之家鬻田宅破貲聚而後辦貧者遂不
克葬權厝佛寺歲久破露狼藉而番禺尤甚敷文自户
部尚書經畧廣東侍太淑人度庾嶺道途所次見而悲
之顧謂敷文曰汝帥一路莫先於此矣比至公出教凡
祖父母之未葬者與之期期至不如令有常刑小人亡
賴輒詣葬所捕寘諸法若旅殯而子孫在遠方官為擇
高燥地葬之書州里姓氏或官號表其上以示於是人

人趙令稱有無以掩其親而客死之不能歸者亦就窆蔵無暴露之患粤俗大變至刻石志其事太淑人之亡也喪車出番禺老壯懷恵攀號追路填郭溢郛不忍去嗚呼可謂賢也已太淑人晚喜學佛讀其書能信踐之非直玩其辭者也歲饑里中之豪閉糴待賈太淑人發廪粟以飯餓者親見其子踐髙華冠法從進延閣典大州門户光顯矣而恭儉守家法不改其操初感微疾無甚苦俄索紙筆書一偈皆出世間語晏然而逝嗟夫死

生之變亦大矣而處之如此有四子長曰仲遠右通直郎曰仲適右宣義郎曰仲邈右儒林郎與一女之婿右迪功郎呂文中者並淑人某氏出也皆前卒次即敷文公仲通太淑人出也仲通待喪扶舁萬里黧面繭足道路觀望咨嗟太息孫男三人曰居中右從政郎曰敏中右承事郎監潭州南嶽廟曰溯中右承務郎曾孫三人男曰景昞右承務郎二女進士翟樞元挺其壻也孫女二人適右迪功郎時佩一人尚幼仲通卜其年十一月

十五日葬於湖州烏程縣求新鄉成山之原以朝奉郎通判無為軍孔瓚狀太淑人之行如此來請銘銘曰

觧娩上容矜愚泣罪法理之平發粟賑饑除地掩骼仁義之經猗歟淑人教子如此為時名御磨石摛丹俟有彤史來監兹銘

宋故令人傅氏墓誌銘

令人傅氏故贈右通議大夫鄀公諱寶之姊今左中大夫直秘閣名漸字子進之妻皇考諱墐世家大名府之

清流縣以行義稱州里為長者令人早慧夙成趙舍異他女父母愛所鍾擇所從而中大公方以文藝秀出一時遂歸之令人入郝氏奉尊嫜盡賓祭接遇屬人皆有儀法當是時中大年少鋭於學令人斥簪珥資遣而勗之曰往卒業為親榮無以家為恤未幾中大釋進士褐累閥閱典方州奉使一路名迹隱然為縉紳之望令人凡五封而賜令號可謂盛矣傅氏河朔大宗與郝公同鄉縣吏靖康建炎之亂南北阻絶中大官游倦而歸方

議所向令人曰吾夫嘗為縣於無錫辛道宗擁數百卒平錢塘之叛次嘉禾而潰圍吴門不克蹂常潤兩州殘之而無錫介居其間中大抉一騎入賊中馳說羣凶諭以禍福擁護出境秋毫不犯邑人方德我盡住家焉於是築室梁谿之上堂奧宗敞門閭靚深手藝花竹環之歲時夫婦坐堂上諸郎袍笏爛然婦孫進拜稱壽門内訢訢如也閭里歆羨稱嘆以為令人壽福殆未可量已而得疾不可治享年五十二實紹興十八年十月辛酉

也令人孝友慈祥出於天性翁者有養子喜游蕩數以遊博破貲聚翁怒詈責令人在旁涕泣營解既免而後止其後斥遣則食飲錢帛賙之終其身如一日兩河陷覆媪避地閩關二千里依中大於吴中令人喜忭趨迎除治次舍進旨甘侯燠濕積十數年生養死葬繕冢塋葬喪祭如壯男子不避寒暑治家嚴而有恩遇媵妾不動聲色而細大畢中規矩服御簡素不事矜大晚學出世門法誦其書能信踐之疾益寢顧視兒女無甚憐之

邑而以從事屬中大晏然而逝生四男子曰宗簡右廸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卒曰嗣武右從事徽州歙縣東尉曰紹宣右從事郎監嚴州府泉神監曰景平通仕郎一女適右廸功郎添差湖州歸安縣尉李端友孫男女六人卜以明年二月庚申葬於常州無錫縣開化鄉長泰里黄墓村原上中大飭其婿端友者狀令人之行如此來謁銘載其墓嗚呼婦人女子有靜專幽閒之操行不下堂笑言不出壼閾非若公卿大夫治行勞烈著見於

天下後世可書而傳也然令人在家為淑女既嫁為孝婦為令妻教諸子皆嶷自立無子弟之過為賢母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婦德之茂内治以興孰相君子有儀有聲烈烈大夫出使典州寵禄光大克對無羞命書五色象服之華錦橐珷首来告于家遣車空巷没有餘榮孰紬女史以考我銘

宋故胡夫人孫氏墓誌銘

夫人晉陵孫氏曾祖諷尚書職方員外郎祖夷清父志康登州文學贈宣教郎母太安人蔡氏夫人年二十五嫁為同縣進士胡諤字正卿之妻正卿年三十九病卒夫人嫠居四十年為婦為母淑慎慈祥内外族姻歎譽之無間言享壽七十七以紹興九年三月甲子感微疾而終初正卿之沒也夫人之親固無恙生二男子一女尚幼而其姑已老一室蕭然惸獨無依衆謂夫人不安於胡氏矣夫人哭其夫三年不御酒樂未甞一日去姑

之側母弟禎尤友愛挾二孤甥以歸而進諸學幼女繞七歲他日歸其子好德者曰可以紓吾姊之憂矣居久之二子曰安節安道皆以文行稱一鄉女歸好德好約而夫人為壽母建炎南渡盜殘其廬安節安道相繼遇疾皆物故諸孫猶未勝衣於是好德夫婦又迎夫人以歸闢寢廬奉滑甘視寒煖之宜奉事十年如一日屬纊之夕好德治喪於正寢合孫氏胡氏兩族數十人會哭於其家飯僧供佛梵唄之聲連晝夜不絶卜以十月丙

申葬於縣萬安東鄉夏莊原上嗚呼夫人少寡不踐二庭甫見二子之立又棄而先獨餘一女有君子之操奉其母周旋不遺力矣始正卿從其親於墓次令又舉夫人合祔焉除治故塋撤而新之尺椽寸瓦皆自手出躬親畚築不避風雨又從塋旁若干步結屋三十楹以舍守塚者好德助之無毫髮計惜曰以成吾父之志也其夫人之從子也知之尤詳宜為銘銘曰

猗嗟夫人兮女史之標專屋而閒居兮藏水草默泣吟

吹以盈前兮收衆稚之垂髫憫凱風之劬勞兮棘薪感

而夭夭一日不見兮奄忽滔滔從夫子於故丘兮視銘

其昭

宋故孫夫人強氏墓誌銘

晉陵強氏族大而富介居曹河之兩間連甍接閈相望

屹然州人號南北強以別之夫人寔南強氏祖相如大

理評事父恕以德齒俱高號里長者當元符靖國間某

從叔府君諱稷字晨先者著籍太學名聲出諸生上而

夫人方擇對遂以歸之夫人入孫氏事舅姑宣徽公太安人蔡氏能致其孝府君伯氏朝散公自文登通守擢領大州進部刺史迎太安人就養夫人以幼婦所至常自隨太安人感末疾杖而後行夫人掖扶卧起侍席尊燥濕治饗饌進湯液祁寒盛暑不懈太安人捐館舍又能致其哀春秋饋祀眂牲滌器終老如一日府君慷慨有大節不治防畛姻舊稱貸一語之投輒輦數百緡而去胸中無疑事豁如也盖棺之後劵書滿笥於是一里

儒早由八行選後以伊川先生高弟進於朝亦負錢三十萬則詒書陳義鐫誚諸子當焚券以成父之志夫人曰不取一金之息不遺一介諸門淹速惟所命折券則不可飭諸子曰報書云爾已而諸猶子自言家有未分之田計積歲粟麦之直為錢無慮萬緡夫人憫然不喻其故或曰分法過五年有司不受訴今隔世矣復何道夫人曰争財與讓財孰愈盡出帑廪畀之無秋毫計惜族姻聞之曰寡婦弱子一旦喪家資之半其家破矣夫

人經理内治衣粗食糲勤儉自力即舍東闗屋數楹迎
師教其子晨夜課誦不使嬉宕而後營伏臘輸賦稅治
賔祭交宗黨應已然待未然事無劇易皆中節法積二
十年男授室女得所歸田園資聚稍復其故内外屬人
無老幼疎近一口翕然稱為賢母生子十一人一視庶
嫡養愛均等無小異人尤以為難男曰好謙好大好脩
好遯好謀好脩今為右從政郎楚州錄事參軍女適右
朝進郎通處州軍州事余衍左朝奉郎主管大宗正司

宗室財用劉彭年右從政郎臨安府仁和縣丞張逢先右知紹興府諸曁縣事祝仁右從政郎光州光山縣令薛褒而嫁余氏薛氏者前死矣孫男五人曰褒衮褰表衷女四人夫人性舒遲寡言笑危坐一室終日寂然設有緩急猝然加之怡聲下氣未嘗輒變色中女適左宣教郎席畸而寡生一男僅勝衣得疾又死夫人曰無夫無子何恃而存奪而嫁之今歸張氏是也既內幣矣趣昏期治奩具縫紉組紃諸婢婦竭作晝夜不息家人怪

其亟遽獨異常時合巹未幾而夫人屬疾矣益浸顧謂諸子曰吾保守汝家至此無可憾矣取平日所供佛像盥手炷香已遂瞑享年七十六寔紹興二十三年十月庚午也諸孫卜二十五年三月甲寅奉夫人之柩合祔於武進縣懷德南鄉鄭莊村府君之墓又屬余請銘曰泣吾母提諸幼持門戶於羈單閫阸之中以殖孫氏之宗其淑德馴行宜見於公文以貽永久於是夫人之沒五年矣諸子嶷嶷自立兄先弟從內外輯睦如夫人無

恙時而奸胥為吏亦有能名卒能追榮夫人以其家者乎銘曰

噫夫人兮老去百罹拊衆稚兮㥶㥶無依徹桑土兮巢林一枝棘成薪兮風自南吹鳲鳩在桑兮一德均齊婦順子從兮家之肥胡不百年兮以慰孝思究其如在兮視此銘詩

恭人楊氏墓誌銘

恭人常州武進楊氏楊氏大族生女多賢翁媪擇對必

得知名士故朝請大夫吉州太守吴公禹功其一人也
恭人入吴氏以慈祥順淑佐其夫歷省寺典名城更三
錫而賜號宜人又以詩書教其子而師尹者擢名第通
朝籍遇郊祀恩而進今封禹功亦贈左朝議大夫吴氏
浸大矣初禹功為尚書郎值靖康之亂致其事太上皇
踐阼時自江平守名遂為給事中奉詔薦士以公名聞
於是禹功起而復仕歷司農少卿江西盜起推擇守將
擢知吉州方顯用而遇疾以殁翰林學士汪公彦章誌

其葬後八年當紹興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恭人亦被疾不起既葬而師尹遇予泣曰吾母有賢行日月逝矣大懼泯沒而無傳宜得公文以貽永久予以老病辭不獲乃序而銘之予嘗謂婦人女子雖以幽閒靜專為德而尸居傀然憒不知事如土木偶人則為愚婦至有聰明過人則出而來夫長舌鳴晨為豔妻惟哲婦其能匪棘匪徐動得理所難士君子亦難也恭人之識慮明達而不自標置不處白人善否言笑有時喜慍不形於色

事舅姑調酸鹹之適酌斟寒燠燥濕之候必盡其方相其夫得輔佐之宜友姊姒以睦中外宗姻尊者喜畀者附後來者向慕以為矜式朝議公處疑事踟躕未決聞恭人一言而定喜賑貧而寠人子乞貸無郤意厭之恭人助其施無但已者撫媵妾不治小過閨閤肅然無一語之譁以婦事佛謹甚一日髠二女為比丘尼恭人聞之大驚亟命車造其家喻止之曰吴氏以儒術起家為學大夫有女當擇良士歸之今無故棄之為桴榝血氣

未定而能保其往吾弗信也鐫切三復竟不從恭人恥之終身不復見朝議公去世恭人積憂得痞之疾既除喪矣燕居如齋不御鉛華不聽音樂不出堂戶意象落莫若無意於世間者師尹求所以虞侍其親者萬方至陳伶優之戲于前冀得觧顏一笑終不顧已而疾益侵晏然而逝享年六十師尹等以其年十月癸酉合葬於宜興縣銅官山南朝議公之墓曾祖奉端祖修考璀三世皆弗仕而以財雄一州為閭姓生六子男即師尹也

左奉議郎諸王宫大小學教授賜緋魚袋次師説女適左朝請郎通判廬州陸端景次適左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元盟次適右宣義郎胡辨嫁陸氏者亡矣又歸其幼為繼室孫男五人曰濤曰疇曰幬曰嚋孫女五人曾孫男女五人嗚呼恭人以淑德馴行為孝婦為令妻為賢母内外嘆譽謂必大享福禄考終上壽而得疾不可治克生賢子以文藝决科方為世用他日處顯褒册追榮開大國都顯號貺賁九泉之幽固無疑也銘曰

挺士君子之操以相其夫而世不知名緼君夫人之德

以宜其家而天不與齡不贏其躬以燕後之人如川之

方增天定亦能勝人不可誣來監玆銘

鴻慶居士集卷四十

鴻慶居士集卷四十一

宋 孫覿 撰

墓表

楊國夫人趙氏墓表

楊國夫人趙氏諱紫真太宗皇帝七世孫令少師遠寧軍節度使兼領殿前都指揮使共國楊公某之夫人左中奉大夫敷文閣待制提舉佑觀溪左朝奉大夫直顯

謨閣提舉浙西路常平茶鹽事俠之母也建炎天子襲
萬𨑻仗一劍治兵淮海上於時少師以忠勇稱天下出
奉乘輿負羈紲以從入扈殿巖執干戈以衛勤勞夙夜
垂三十年為中興名將夫人者系出熈陵親為天孫作
合公帥貴為邦媛三封郡夫人五更大國歳時朔望進
見兩宫褘第朱幩魚軒象服尊寵無二貴震一時為内
外諸命婦之冠已而得疾不可治詔遣國醫診視馳賜
丹藥問賚之使殆相屬也比薨及葬隱卒崇終賻賜加

等又内出祭文勅太常博士較門如禮於是上自公王下逮將吏治供帳具牲醴即舉所過祖於道繒樓幔屋連甍相望數十里不絕生榮死哀致空巷衆觀太息有出涕者噫嘻盛矣哉曽祖仲林故安化軍節度使武當侯祖士某故右中奉大夫考不侮故奉直大夫妣太恭人高氏方夫人在母也祖妣太寧郡宋夫人夜夢一女子從空而下姿相豐端衣被五色光麗殊常既寤而夫人生馳往視之與所夢肖焉比長頴悟不凡寡言笑不

類兒女子大夫公顧謂恭人曰吾女生而異此將相之傳𢓜勿以與凡子乃第少長之次小字曰五夫人旣貴夫人賜沐曰榮曰福曰漢曰周曰楊凡五國似非偶然者也夫人歸楊氏時少師猶未著仕籍慷奇負氣以功名自許不治生産業夫人攻苦茹淡服浣濯之衣如素貧賤者未幾四方盜起少師提一旅冒矢石戡大憝扞强敵轉戰賊中未嘗以家爲恤者以有夫人爲之内也當是時北馬牧淮甸吳中州縣殘爲盜區夫人提攜諸

幼於兵戈焚剽之中周走南北道遇强梗則乘㡲示之以寢其謀過飢羸則公餱粮與之以同其患蒙霜露跋荆棘間關百難涉閱數載卒保其家而少師亦還朝典軍為大將矣夫人於古詩書能通其讀日夜課諸子以學敬尊慈卑接遇屬人皆盡恩禮平居笑語不聞於外非朝謁慶弔未嘗出遨羞賓祭治燕飲皆有儀法御媵妾無疾言厲色笞扑不用而門內肅然故自為婦至為母自居約以至豐大清慎簡素如一日無小異而得壽

止於四十有四病且革上遣中貴人即卧内問疾夫人已委頓猶力疾正衣對中使稽首謝神色晏然無一語之悮以是日薨於賜第之正寢寔紹興二十年之八月癸酉也夫人有至性甞視親疾晨夜不解帶至刲劆體膚和湯液以進王姑秦國太夫人遇盜奔散入蜀積六十七年不聞問少師逆之以歸夫人調䕶膳服與夫寒煖燥濕之候惟意之適秦國曰吾崎嶇兵亂流落異縣不自意全投老殘年得孝婦如此雖夕死不恨矣夫夫

公旅殯寓汜水佛舍南北阻絶久不克葬會復河南故
地夫人泣曰諸孫方困於貧當屬之我也乃請於少師
飭吏卒具資粮舉其殯以還卜地於臨安靈山之原上
先是恭人避地四明一日北兵奄至過禍以沒至是招
䰟合祔於大夫公之次夫人歲一再省玟墓悲慟如新
人稱其孝平生無嗜好獨喜黄老學燕坐一室誦度人
黄庭二經晨香夜燈雖大寒暑不廢嘗受道家籙始命
令名以見其志夫人月有俸不以給他費積錢九十萬

盡革致三茅元符宫營一大殿祝今皇帝千萬歲壽以報會大饑流逋戉道夫人發粟數千斛分濟之全活者甚衆又即田園所在收養百餘家至秋熟給道路之費以遣嫁孫女之無歸者八十三人朝廷録少師父所忠孝之節官其子孫五人時傑等尚未命夫人曰吾兒當力學問由科第以進慫禆羣從其輕財好義又如此生男長即傑次即倓也曰與左宣教郎直敷文閣早卒六女長適右宣教郎直秘閣通判湖州劉正平次適左宣

教通直郎新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孫傲傑次適
右從事郎監行在文思院上界吴凝皆封孺人次適右
廸功郎新太平州蕪湖縣尉趙汝勤次適右承務郎監
潭州南嶽廟周杞次適將仕郎郭雲適劉氏者名抱元
夫没學道前夫人三年卒詔贈冲妙鍊師適吴氏者後
夫人四年卒孫男四人文昺右承事郎文韡右承奉郎
文畢將仕郎文會右承奉郎孫女二人尚幼夫人没後
二年八月甲申葬於湖州武康縣崇仁鄉之金牛山余

嘗觀周南召南之詩自王姬夫人大夫妻汝墳之婦人漢上之游女肅雍之德窈窕之容知義好禮播於聲詩皆當時國人為之辭歷數千百年學者誦說至今如前日事夫人出神明之胄不溺膏粱富貴之習而以恭儉相其夫亦不專於從如益友夫人歸將帥之家不喜兵事戰陣之法而以詩書教其子亦不主於愛如嚴師以故少師恃有内助不復故省其家一身徇國勲名赫然爵位光大為世稱首諸子皆以文藝發策殿中為名進

士或持槖內朝為法從或通籍延閣為郡刺史以至發
庫錢捐廩粟賙窮饑恤孤寡視人疾痛認認然欲去之
如在已雖學士大夫有不如讀道書持戒律能信踐之
視生死之變如吹一吷而去雖大善知識有不逮余又
觀漢魏晉宋隋唐以來節婦烈女有一善言一善行猶
大書特書見稱於後世若夫人則賢於人遠矣於是夫
人之葬距今十年少師克博伉儷之重以夫人瘗身苦
志助成於艱難險阻之時而死生契濶於安富尊榮之

後乃命侯狀夫人平生大節世系爵邑卒葬年日月為一書屬予文揭之墓道嗚呼夫人行事可紀者衆矣藏於家有傳納諸壙有銘故不盡著惟其以女公子踐難乘危而能以明哲保其身以君夫人積功累善而能以福禄燕其後高風絶識淑德懿行卓然自立於一世皆婦人女子之所難能可垂教立極以為世範者表而出之以俟史官之訪

宋故樂安先生墓表

樂安先生時諱李中字姓孫氏常州晉陵縣人先生以文學行義為一州之望里父兄遣子弟受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學自詩書易禮春秋三傳諸子百家箋疏之書無不讀自幼壯逮老悲歡疾病寢食行役之間書未嘗去手而尤深於詩貫穿通洽反復上下解名釋象論美刺非章通句達自名一家以故學者皆受詩文章氣質渾厚議論深博推原道德之旨通達世務之要不為空言三代遠矣唯西漢文辭最為近古手抄數遍往往

通念上自高帝迄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三世二百餘年君臣行事之始終與夫興壞之端得失之迹紬繹論著追採千載推見善惡之實葢數萬言讀者可以知志之所存而官止於主簿壽止於五十六命矣夫先生資沉毅有畦畛言笑不妄家貧窶無一金之儲而潔脩自好廉靖無求身戹窮四黜於吏部而闔門著書恬於不遇無愠色平生無嗜好耳目所接犂然有當於心則賦詩以自見詞嚴義密句法刻深類李商隱其字畫遒麗

楷法得歐虞用筆意雖片紙尺牘屬槁記遺未嘗草書一字嗚呼可謂純明篤厚之君子也政和二年試上舍賜出身授將仕郎應天府穀熟縣主薄制行换廸功郎就移寧陵部刺史聞其名皆尊異之再徙廣濟軍定陶縣主薄權教授軍學於是河決恩冀間詔旁近縣調發丁夫詣河所定陶令率所部欲行而衆汹汹相為怨誹令慎辭疾檄主薄代已先生即日就道既至受事三日矣而都水改蔡永静衆人大譁持鉏挺欲起先生徐諭

之曰汝等有父母妻子無為首禍自取夷滅衆稍定行次歷亭捕取八人械繫縣獄去拡永靜竣事言還而先生亦疾矣代還改從政郎上書告老授宣教郎致仕是歲宣和元年也以八月六日卒於家孫氏自南唐侍御史潜貶武進縣令遂家焉於先生為六世祖曾祖元瓚祖約居皆晦迹不仕父宗伋將仕郎許氏長史夫人凌氏朝請大夫浩之女亦前卒子男四人幬鑄璹濤鑄遭建炎之攻剽禍虓衣幬璹濤皆以學行為鄉縣所推能

世其家者女適左從政郎前廣德軍建平縣主簿李薦孫男女十二人以其年某月某甲子葬於武進縣延政鄉招賢莊舉凌氏以祔某少時從先生受詩觀道德聽教誨於左右凡六年先生與進以為可教者也徽宗践阼高麗遣使入賀道過常两州将例用迎餞燕勞之書十餘通以屬先生先生操紙立就某從旁竊觀一二至國有札喪禮具九韋之一時當遏密樂無肆夏之三之句諷誦三四反先生問故某曰夏英公使北以表辭行有云

義不戴天雖下達心之拜禮當桃愧忍聞異地之音歐陽公以為辭義精確妙絶一時今先生此文殆過之而世無歐陽公莫識也他日燕居侍坐則又援章句聲律之樂某既竊科第未幾試詞學中首選官牒推移進冒詞垣延登西掖再直北門遂當兩朝大典册世之君子或以為可與斯文者先生實使然而以仕不知止屢攖嚴譴以是有愧於先生先生之葬今三十年矣同時諸生凋落殆盡獨有左中大夫直寶文閣李謨左從事郎

江南東路安撫使幹辦公事孫迨與某三人者尚無恙先生不遇於世人將泯泯無所傳於後乃論次其終始而表諸墓

宋故劉府君墓表

永嘉有隱君子諱珪字伯玉姓劉氏倜儻不羈有高世之行讀書不求甚觧而强記過人間嘗出遨道路所見仆碑斷碣與名公巨人記遊屋壁間多或千言少或數百言一再讀輒成誦而不樂求選舉浮湛里中遇人無

貴賤少長戚疏厚薄無不得其歡心猝然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見其慍喜吳越之俗喜奉佛僧信禨祥至誘男女昏夜聚為妖有司嚴賞捕莫能禁人有疾病巫史入門屏醫却藥斷除酒肉一聽於神不敢有嗣君賦士農工商四詩以衛名教而著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所當為者一日朝廷下詔令飭州縣毀淫祠君讀詔欣踴諷誦累數月猶不去口君生於其鄉且老矣而天資卓越超然獨禁不淪所習豈彼所謂豪傑之士者與不惟

如此廉靖寡欲恥言利而尤喜振人之急推食以飯餓者解衣以衣寒而無衣者儲酒醴以待好飲而無貲者視遇傭丐調護孤弱諰諰然如以身受責無厭倦色有鬻田園者中更兵亂幸君券契之亡請贖而歸之家人曰券書故在何可得君固與之不校嗚呼君未嘗學佛也而種德藝善哀窮振之克已裕人如君之為者此真佛法也特不好其徒耳君性廣達胸中洞然無窒礙亦不事表暴為聲章頹然而已晚多作詩治家教子交宗黨

接婚友酧獻往来悲歡欣戚一寓於詩質而不俚諷而不切可輔世教不為空言讀㨂無已詩愛之以咀嚼有味類唐詩之工者其子正中進士第調常州戶曹掾具板輿迎君造官君曰吾足不出里門三十年矣安能拔山浮江從汝於二千里外汝洗手奉職全璧而還為親榮多矣口占小詩餞其去一夕感微疾酣寢竟日既寤正身端坐而逝無一言及身後事享年若干實紹興二十四年十二月己卯也劉氏世為樂清縣人曽大父宗

晟大父熙父文善三世無爵位凡三娶周氏安氏宋氏生五男子曰端立早卒次曰原次即鎮也左廸功郎洪州司法參軍曰湛曰沇皆舉進士三女周忠孝毛庭佐吴仔其壻也孫男女七人諸孤以二十六年十一月五日舉君之柩合祔於縣之茗嶼鄉山門原安夫人之墓司法者昔嘗從余遊從叔左文林郎處州州學教授祖向狀君之行來徵銘自建炎南渡後永嘉士大夫以文學政事之材出為朝廷用者獨盛於一時今府君有子

試吏以材能稱將顯聞於世是故不可以無傳也余老且病距永嘉有重江之阻文思衰遲不及其葬乃為文表之墓道亦可詒其鄉里

右從政郎台州黄巖縣令楊元光墓表

紹興八年端明殿學士知洪州李公光台拜叅知政事會稽楊元光作而喜曰吾鄉先生得位必將畫行平日之言上副吾君倚注之重下以慰中外搢紳之望矣久之無所聞元光慨然移書鐫誚殆欲痛哭所謂愛人以

德者公省書不以為慰後十年元光為台州黃巖令治有迹鉏凶孜一境翕然謂提刑獄秦昌時者宰相檜之猶子怨家得其書書有訕時語又誣以非罪馳告昌時昌時以聞檜怒逮元光繫廷尉獄飭有司狡卒大索元光萬言書稿於笥中議刺時政語益切檜愈怒獄上入之法除名徙萬安軍是歲紹興十九年也當是時元光毋年八十諸子未勝衣官籍其家老幼數百指瀕於飢寒至不能自存而元光兄其官矩亦連坐羈置邑管道

過賓州感瘴死聞者皆爲之出涕積六七年秦檜薨天子親郊一時士大夫竄流嶺海不得歸者至是始用赦除皆得歸元光行次英州遇疾亦不起悲夫元光諱焯姓楊氏常州晉陵縣人元光其字也祖晦贈大中大夫父植左朝散大夫母宜人孫氏大夫公避建炎之亂家於會稽之嵊縣既沒葬其地今又爲嵊縣人元光少時英爽有大志誦書一過目已通念屬文辭敏妙駭發頃刻數百千言大夫公遇郊祀恩奏任將仕郎調右廸功郎

池州建德縣主簿大資政張公全真帥紹興辟新昌縣主簿兼尉代還監秀州海鹽縣某鹽場丁大夫公憂憂除監明州都酒務不適年監潭州之南嶽廟歲滿遷右從政郎台州黄巖縣令歲饑流逋滿道元光以便宜發粟賑之州將大怒方具奏劾會罷去事遂已縣有大渠納衆水而注之海歲久湮沒為平地遇雨則水冒田為患元光率民田渠下者合衆力疏治之長凡十里廣深如其故又築斗門以時瀦洩至今並渠之田皆為沃壤

元光疾惡好善出於天性所居官興除利病若嗜欲然不俟終日在新昌禱雨白鶴祠屢禱不應元光怒曰汝為神廟食一方而不知其事即命撤祠屋毀神像舁其庭而去一邑大驚黄巖俗尚鬼一老巫縣人尊事之人有疾病禁絶醫藥惟巫之聽元光笞而逐之嘗讀史傳見大奸佞蠹國威福而不即刀鋸之戮者則奮怒立起拊几大呼大夫公驚問曰汝誰怒耶已而悟笑曰不平有動於中而為此也天台太守蕭公振亦喜事者每聞

元光無顧忌大語則聲節稱善嘗屢薦於朝不報嗟夫元光好直而尚氣不量事之可否人有能不能而責其所不能又過摧臣擅國方以深文峻法除不附己者而輕犯其鋒一語之過者禍乃如此於是蕭公亦抵罪貶池陽元光既斥海外在島夷蜑獠中無與晤語者閉户讀書飯蔬飲水晏如也已而屬疾書四句偈而絶諸孫出石刻遺余筆迹宛然如平生寔二十六年八月辛未也年五十一妻胡氏生六子男曰夢得夢齡夢熊夢說

二女尚幼卜以廿八年十二月丙午葬於㳂縣之清化鄉福泉北山之原祔大夫公之次母宜人余族姑也乘老矣哭二壯子諸孫呱呱滿前拊養數載皆能讀父之書屹然自立可寄門户者享壽八十七而終夢得等以馳州司法歐陽建世狀誌元光之葬已不及矣乃論次終始表之墓上又哀其不得位以行其志而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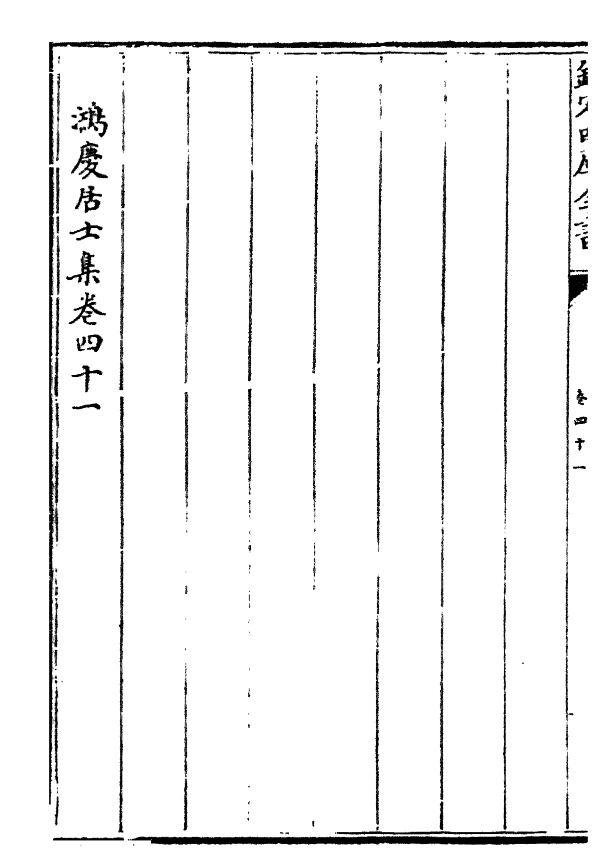
宋故何碩人孫氏墓表

碩人孫氏世家袁州之分宜縣朝奉大夫贈大中大夫

何公諱執禮之妻今朝奉郎昌辰之母年七十一以宣和六年六月甲子遇疾卒於昌辰永州之官舍葬後十一年寔紹興六年四月庚申昌辰改用今卜舉大中碩人之柩合葬於新塗縣揚名鄉雙秀里藍東之原又三年朝奉之從子左承議郎通判婺州許狀碩人族姓州里封號卒葬年月日屬晉陵孫某為銘刻之墓上惟何氏眞祖有奇相顧見兩耳始家於新塗州上更四世而生大中其族浸大矣有諱正臣昌言者以政事文學稱

天下入侍天子出備將帥魁然為一時搢紳之望甲第數十區丹漆相照大車駟馬充塞里門碩人年二十一歸大中言笑不聞墻屛居不出堂戶事尊婢友娣姒以相其夫而畜養其子上承下御逾五十年閨門欣欣無怨咎一辭以至沒齒無老幼戚疏米弔哭者咸盡哀其南遷道清江館於何氏於是碩人之沒已久而內外屬人猶追頌不去口可謂賢也碩人以大中故自仁和縣君三封至宜人昌辰登朝加號令人再命而得令封男

曰昌翀右承務郎通判南安軍次即昌辰也次曰昌遇
女適承直郎撫州軍事推官陳大輔孫男三人曰訢曰
詳曰詩女三人適將仕郎謝知幾廸功郎南昌縣尉劉
堯民進士李謨曾元孫男若干人大中以抗直數忤權
貴故官不達碩人生三子而昌期昌遇皆已下世獨昌
辰無恙亦廉直有父風勇於為義屢蹶於讒而不詘公
御皆歎譽之以為後當以功名顯碩人之報庶幾在此



鴻慶居士集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鴻慶居士集卷四十二

宋 孫覿 撰

行狀

宋故通議大夫守吏部侍郎致仕贈宣奉大夫寉

公行狀

曾祖昶不仕

祖菾贈大中大夫

父寧贈朝議大夫

霍叔封於晉而孫子處者以國為氏漢興驃騎將軍去病大司馬博陸侯光皆出於河東世遠族分歷數百年有名籍於常州之武進縣為望姓公武進霍氏諱端友字仁仲公世父漢英者以儒學起家入尚書為郎崇寧初公又以文章有大名繇太學諸生發策殿中遂擢天下踐大官為世臣而霍氏顯矣公自童丱授經一再讀已成誦往往能記他生之所習既冠學成盡棄其書諸

太學據一席之地茹虀食糲者十七年大究六經百家之
旨屬文辭造端宏大不專附合有司之尺度酌古御今
有濟世之用不為空言徽宗纂及第進士於廷公陳帝
王之道法天之神配地之富然後能御大物而君臨四
海累數千言論當世之務甚便上太息稱善擢為第一
特授宣議郎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不閱月召
見除秘書省校書郎國朝舊制廷試第一人例除州通
判歲滿召歸試學士院著藉三館為中都官至熙寧中

改授軍府幕職恩禮衰矣比公奉大對文義卓然中上意靡褐未幾延見便殿擢升册府於是魁名碩實耀於一時學士大夫誦其言慕其名聲想見其風釆自海隅障徼莫不家有其書而公之文遂重於天下明年丁朝議君憂憂除當大觀元年五月擢秘書省著作佐郎七月遷起居舍人十一月除通直郎試中書舍人賜三品服角帶佩金魚為飾一日徽宗顧見公謂左右曰給舍等耳而服帶相絶如此詔令大中大夫以上至中書舍

人犀帶垂衣自公始也二年除給事中三年除大司成
蕆實錄脩撰遷禮部侍郎於是彗出奎婁之間詔侍從
官直言時政闕失無有所諱公曰彗孛之祥實見於崇
寧之末矣陛下惕然戒懼發德音解黨禁宥罪戾黜猥
瑣除煩苛以幸天下詔令甫頒妖象銷殞可謂盛德大
業閱歲未幾善政多還天心惓惓復示譴告臣謂應天
之實當稽已事之驗今陛下正厥事以檻塞大異第如
崇寧詔書所云守之堅如金石行之信如四時精祲之

感宜獲嘉應又言伏讀明詔以荆湖江淮閩浙七路人
罹旱灾穀價翔踴詔州縣發廩賑貧之甚大恵也然而
旱乾水溢興發補不足國有荒政載於令甲而吏弗省
豪商大賈乘人之急閉糴不發以邀善價而吏弗禁宜
分遣一二信臣行視郡國察吏勤惰為最殿以昭賞罰
不然徒文具無惻隱之實又言朝廷尊安重内輕外侍
從近臣出領藩翰高官大職以寵其行而悵然有流落
不自聊之意可令内外侍臣更去迭来共為一體入侍

禁闥為論思獻納之臣出殿大邦修方伯連率之職俾天下之勢如持衡無首重尾輕之患疏入然後請補郡書三上輒報聞徽宗謂宰相何執中曰霍某豈可以去朝廷也執中曰漢宣帝欲用蕭望之而試之三輔霍某乞一郡自効為諸臣之率陛下思而用之可馳一檄召而歸也會公疏又至除顯謨待制知平江府未行改陳州公又見上曰平江去國遠矣淮陽吾股肱郡朝發而夕至也當識朕意公頓首稱謝公敦大靖深坦然長者

也過吏民慈恕不以立聲威為賢僚吏建白多聽采因能任善不必自己出以故於利害多興除陳地汙下屬雨甚則積潦害稼朝廷疏八百里以紓陳人之憂而去淮南遠水不時洩公請益開二百里起於西華循宛丘入項城以達於淮泗自是陳無水患逃軍改刺重役不著於令率會例於他州已報復遣因繫充滿有瘐死者請詔有司立法頒焉以時次遣全活者甚衆中貴人石燾傳詔輦取瑞香花數十本公曰不可自我作俑疏罷

之政和二年台遂復為禮部侍郎兼侍讀三年遷吏部
公奮自書生策髙第躐進儒館方免喪造朝一歲三遷
遂贊書命每奏事欲前上目逆而待喜動於色所以拊
循慰藉之言如家人父子無間也始為右史立柱下方
四顧前却上以目屬公亦所鄉左右驚嘆以為榮中書
舍人例召試惟公不試而除及是召還且大用矣會公
所喜强淵明為尚書共事而與太師蔡京有連嘗從容
致京意曰廷臣上所倚重無出公右者當由中執法進

承轄幸努力助我公薦謝曰平生未嘗言人之過者若驟居此官愚不識忌諱必孤大丞相所以任使之意幸為辭焉由是京不悅徽宗每論人物必以京為稱首京曰然霍某禮部久次當除學士而未有所闕也久之遷吏部而已五年公被疾上書謝事書奏上大驚亟遣内侍鄧忠仁挾國醫曹孝忠三輩等馳視公病病益急不可為矣上惻然又以公行年飭陳彥者占之於是公積官至大中大夫文安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轉通議大

夫守吏部侍郎致仕訃聞贈宣奉大夫賜銀絹三百匹兩官其子孫四人所以賻恤其家甚厚寔七月癸酉也年五十其年十一月甲申葬於縣之懷德南鄉千墩之原公平居侃侃不動聲色遇事詳慎未嘗輒發發亦不可回止所與遊必擇勝已者故多天下知名士苟非其與亦不病其所為居侍從十年館置賓友酒食相綴接歡然如布衣時不見小異事二兄端輔端如以孝友聞端輔以文藝名場屋而早世其孫文與教畜之如己子

端如豪邁有智略殖產累巨萬弟姪分財公以義譬解不聽顧謂文輿曰吾兄力貧養親而縱子使學遂豐其家凡十七年不以甘旨累吾心而後得至於此吾不忍為汝所為第聽我言隨豐約惟吾兄之命他日任子終不使吾兒先汝文輿唯唯居亡何遇郊祀恩首薦文輿如約卒官右朝奉郎公元配蔣氏贈温國夫人令配郭氏同知樞密院事三益之女弟封崇國夫人三男子曰文炳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曰𧪚右朝奉大夫

嘗任司農少卿江淮等路經制判官為吏有能名曰文仲右宣教郎新差臨安府縣丞一女嫁許右通直郎聶昂孫男八人驤孫右廸功郎新嚴州司戶叅軍成孫永孫馴孫並將仕郎次仕孫驥孫駒孫騏孫女十五人曽孫男女六人公後以文炳蟲登朝贈少保云嗚呼公之没三十年矣當是時諸孙藐然僅勝衣故幽堂之銘墓隧之碑皆未立建炎兵火圖籍焚滅之後公所為文章獨得外制五卷於門生姻舊之家清醇雅奥得代言之

體至於論駁制敕省審章奏陳獻便宜出入諷議見於
文字言語者十不存一二故所次止於如此蓋嘗論世
之人蹈汙抵嶮以徼倖一日之富貴遺臭千載亦何可
勝數自公辭權貴人之托而不就也然後徘徊於省戶
而官不進公又能推家貲數萬而不有一錢也至今諸
孫恃祿以養其母而無一瓦之覆以託而為生嗟夫公
雖不得位為將相而絕人之資高世之行激濁揚清之
功藉之以律貪頑厲鄙薄於百世之下豈非君子所可

願者在此而不在彼與昔公以中書舍人同知貢舉時某舉進士在選中后七年再試詞學而公以吏部侍郎同知貢舉屢被甄採故於公為門下士文炳等曰今欲以公行治官世譔次為書獻之太史而先友盡矣當屬之子謹具如右謹狀

宋故端明殿學士左朝散大夫致仕安定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贈左中大夫胡公

行狀

曾祖霖贈太史沂國公

祖寔贈尚書虞部員外郎

父宗旦贈宣奉大夫

胡公諱交修守已𪽬常州晉陵縣人而胡氏自公伯祖文恭公宿以樞密副使仕仁宗英宗於嘉祐治平間任重道逺任兩朝天下推為鉅人長者元祐中修簡公宗愈又以尚書右丞參秉國鈞道大名播具著國史而胡氏始大更四世百有餘年仕於朝者或以文章顯名或

以治行著於吏迹登侍從踐臺省典一州領使一路率嘗數十人朝廷推其賢士大夫論其世天下慕傳其家法建炎南渡大家巨室焚剽之餘轉徙於山區海隅之間殆無幾矣而公與從子世將者又相扳以起更掌內外制同侍講讀俱為端明殿學士父子同升簪組蟬聯搢紳歆豔為江左衣冠之冠何其盛也曾祖霖贈太師沂國公祖寔即文恭之母弟修簡之世父也贈尚書虞部員外郎父宗旦以貴贈宣奉大夫公舉崇寧二年進

士中乙科授泰州軍事推官坐小法與守將皆免調高郵軍司士曹復以親嫌避去試詞學兼茂科時資政殿學士翟汝文以給事中同知貢舉讀公文以為勝已推第一編修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公文章宏達有氣不喜琢雕為奇詞達而事稱無長語自舉進士至禮部試詞學皆一上中之不再試政和六年改宣教郎遷太常博士都官員外郎徙祠部靖康初宰相徐處仁當國除吏先以次者兩公回翔省寺八年矣擢左司員外郎俄

拜起居舍人起居郎昭慈垂簾聽政除右文殿修撰知湖州令上即極召試中書舍人辭不拜改徽猷閣待制提舉杭州洞霄宮建炎三年復以中書舍人召還詔守臣敦遣就道進給事中直學士院兼侍講見上首論天下之勢曰淮南當吾膺而將士遇敵先奔無藩籬之衛湖廣帶吾脇而羣盜乘間竊發有腹心之憂江浙肇吾基而根本久未立秦蜀張吾援而指臂不相營宜詔二三大臣修政事選將帥蒐補卒乘以張國勢撫綏疲瘵

以固國本此最當務之急上又出手詔問公弭盜道其先變平昔人常謂甑中有麥飯數升床上有一故絮被雖儀秦說之於先韓彭軀之於後不能使之為盜惟其凍餓無聊日與死迫然後忍以其父母妻子所仰之身而棄之於盜賊陛下哀閔無辜下寬大之詔而開其自新之路禁苛慝之暴而豐其衣食之源則悔悟者更相告語歡呼而歸不變者當與擒落亦為吏士之所係獲盜可弭矣盜弭則可以保民沃野千里殘為盜區皆吾

杭稌之地也操弓矢帶刀劍椎牛發塚白晝為盜皆吾
南畝之民也陛下撫而納之及其田里無以急征暴斂
啟其不肖之心而安於其故一畝之宫上父子下雞豚
行相羣居相友隨田高下雜植五穀無廢壤婦女蠶桑
無懈人穀帛不可勝用而財可豐矣財豐則可以裕國
矣日者翟興連西洛董平據南楚什伍其人為農為兵
不數年積穀充牣雄視一方盜賊無賴朝不謀夕為苟
且之圖以紓目前而已乃獨能强水土之政務農足食

屹然自立櫓巢之中而不可犯以吾江東二百郡之地欲強兵以禦冦戎而不能為翟興之所為乎神武軍造甲鎧費大農錢無藝而有司不敢呵詰有旨罷之未幾復請又予之公曰將帥視詔書為虛文何以示天下封還遂已乘輿還次會稽内批取金以百計絹以千計銀錢以萬計人言籍籍以為費公曰予以馭其富人主之柄也即有賜第詔有司奉行無視人以私上欣納李成盜江淮張甚廷議欲親伐公曰羣盜猖獗天子自將之

不武不勝貽天下之笑此將帥之責何足以辱王師議
遂格丙盜平如公策馬周杞守常州坐殘虐免衆怒不
厭會大旱上御邇英問所以致旱之由對曰此殆杞佚
罰之故以杞屬吏杞疑公譏之上書告公罪宰相建遣
所善大理丞胡蒙請常按驗不如書反復究窮吹析毫
毛故羣從多抵罪者公獨脩然無一疑之挂請宮祠除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是歲紹興二年也三年
復召為給事中進刑部侍郎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

并刑部尚書公言汀州寧化縣論十人大辟以獄上而知州事鄭强驗問先一人當死者縣令為民父母而殺無罪十人邀冒進秩之賞不重寘典憲何以慰塞天下之怨又言江東留獄傳逮紛然猶有六百人之未至者若繫者待六百人之集桁楊之下疾病飢寒必有瘐死者請予之以期罪狀明白論如律疑則從輕詔下如公言期盡無一夫之獄國論欲以西蜀交子行之諸路以輸夫水陸輓漕之費公曰此治亂安危之機上疏力陳

其害以為崇寧大錢覆轍可鑒當是時大臣建議舉朝和附無敢議者法行未幾錢分兩等市有二價奸民盜鑄死徙相屬終莫能勝今之交子校之大錢無銅炭之費無鼓鑄鎔磨鍛鍊之勞一夫挾楮札坐客舍中日作數十百紙鬼神莫能窺焉徧州下邑真贋莫辨售之不疑轉手相付旋以為券抵觸憲網破家壞產以償告捕禍及無辜勢必如此歲月之後公私之錢盡歸藏鏹之家商賈不行市井蕭條細民艱食必無束手待盡之理

叱及悔悟恐無及矣人服其精識八年以親老丐去章四上除寶文閣學士知信州入辭上眷惜不已欲留公侍講公力辭不可曰臣母老念歸家愿守信去鄉益遠矣願奉祠里中以便親養上曰御第去行復召卿矣改提舉江州太平觀公端黙寡言喜怒不見進止可識雖對人主必思而後言言無文飾洞見肝膈上察其誠特深信之将相議大舉料兵芙食戒師具矣會公進故事遂摘漢婁敬語以諷曰高帝引四十萬衆攻匈奴而遣

十使為間皆謂可擊欽獨不然以為兩國交兵宜夸矜見所長而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不可擊也怒不聽卒有平城之圍而冒頓鮮數與城齊者而數與十使所覘老弱羸瘠為何如哉妄言先行之徒緣飾無根而為迎合可喜之論吾無以考驗其寔而遽信之以奉事其為誤國豈不大哉上覽之矍然越日出公奏示大臣曰胡某之言一士之諤諤也已而四川謀帥上問公廷臣將者孰可公曰臣從子世將可

用也上即日命世將以樞密直學士為成都潼州府夔利州路安撫使置使吴玠死遂副宣撫凡涖蜀五年以資政殿大學士卒於官士大夫由是知公造膝之際從容諷議為上所倚信蓋如此也朝廷聚重兵梁洋間以杜邊人窺蜀之謀而餉道嶮遠蜀人病之先是漕舟出陵江而春夏有漲暴漂溺之虞秋冬有水陸膠舟之患至紹興初剏行陸運調成都潼利三路夫十萬餘縣官部送徼賞争先倍道而馳晝夜不息僵仆道路十斃三

四蜀人愁痛入骨髓公言養兵所以保蜀也誅斂不已
人不堪命財聚斂散腹心先潰矣尚何保蜀之云臣愚
欲自二月解嚴之後九月防秋之前除存留防閼正兵外
其餘將士分戍他州就粮歇泊如此則戍閼之食水運
有餘分兵就粮陸運可免此百世之計也上命學士院
述公意詔吴玠施行九年六月召歸除兵部尚書權翰
林學士兼侍讀公進見上必問世將守邊狀少日當以
簽樞處之公頓首稱謝會世將疾病亟進資政殿學士

禮秩視簽樞云十年冬復請補郡除端明殿學士知台州領州終數月遂感疾不起實十二年正月丁未也公不求磨勘者十五年故官止於左朝奉大夫轉左朝散大夫致仕爵安定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遺奏上進官四等贈左中大夫享年六十五公兩除詞掖三侍經幄再入翰林為學士經術通明誦說有法詔令簡嚴天下誦之昭慈棄宮寢近臣例進挽歌詞上讀公詩稱善嘗以所御白團扇書相門韋氏經術漢臣須之句以賜自

文恭修簡相繼掌內外制一時以為盛事及是世將又
踵恭入贊書命直學士院父祖子孫皆以文章翰墨為
邦國之華公悉裒聚紀次為書號四世絲綸集以侈一
門感遇之榮近世所未有也公事繼母太淑人楊氏以
孝聞初宣奉公元配姚氏嘉祐名臣闢之女有賢行而
早世宣奉公以文藝名場屋累薦禮部卒不偶既沒而
太淑人年未三十外家鐫諭俾更嫁公再拜來前而進
曰其不幸早失姚氏母今又失吾父諸孫藐然恃吾母

以為命外家忍奪之某雖不肖所以事吾母敢有不如禮太淑人曰然践二庭非我志也公再拜感泣而出太淑人性剛嚴治内事肅然如官府他日意有所不適公必具衣冠立閫踧踖屏氣候伺顔色至日中不敢嘗食太淑人為改容笑語如平日然後返室自筮仕致位通顯晨夕奉周旋四十二年如一日内外宗姻里老長交口譽嘆以僃其子孫胡公真一世之標表也撫二弟充修成修允友愛過恩以次補官而後仕于女弟適閩人

楊氏而寡貧無依公具資裝迎之以歸會公之子察當受室諸豪貴爭請昏公曰聘楊氏女俾察奉其姑以嗣吾意沂國公孫曾有困之不能自存者公捐槖金百萬為諸族倡共買田賜之其踈財尚義天蓋稟然娶錢氏封淑人故知制誥公輔之孫永華居士世雄之女二男子曰岐老早卒次即察也右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女嫁右承議郎邵及之孫男曰立方右承務郎公樂易無適莫不為焉目崖岸羣居恂恂然寒溫初接臧否不出諸

口遇所學善論天下人物與古今成敗之故是是非非如面白黑雖精練少年專門名家所不逮居官任職不録細故專務掩覆人過失遇事可為則慷慨自奮亦不苟止而安隨至論交予則宣言於朝曰此大事也義不與之俱立故極論無所諱治天台屏惡戢吏持法律嚴甚不受一辭干請之私奏免上供非輕數者萬餘緡州人至今思之晚喜讀佛書不假師傳自然造詣在天台時與太叔人言頗多知死者既屬疾卻藥屏醫湛然而

逝以其年四月壬申葬於武進縣懷德北鄉之原公所自卜也謹狀

傳

圓悟禪師傳

臨濟七世孫圓悟禪師諱克勤彭州崇寧縣駱氏儒家子孱顱月面骨相不凡從師受書日記千言他生不敢齒一日游妙寂院顧見佛書讀之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吾殆過去沙門也始棄家祝髮為浮圖氏當是時成

都名僧文照公為衆講說作佛事執經立坐下率常數百人師往從之晝夜思遂誦其學為高弟又從敏行公講授楞嚴經論俄得病瀕死師歎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請佛湼槃正路不在句文中欲以聲求而色見如一釜羹投鼠矢汚之吾知其無一是也遂棄去學神於真覺勝公勝公方劇臂出血指示師曰此曹溪一滴也師瞿然於時大善知識名號聞四海為世導師相望也徑持一鉢徒步出蜀入山林踐荆棘蒙犯霜雪間關百難意

所欲往靡不至馬首見玉泉晧公金鑾信公又見大潙
哲公黄龍晦堂心公廬山總公此五大比丘者僧中龍
也見師皆以為法器而晦堂獨稱師曰他日臨濟一派
當屬之子矣最後見演公於龍舒白雲演訶之師不顧
趨出去抵吳中已而復還演迎笑曰吾望子久矣會有
部使者詣演作禮問佛法大意師從旁竊聽即大悟立
告演曰今日去卻胸中物喪盡目前機也演曰如是如
是又從演於五祖當伐一巨木演固止之師不聽演怒

奮挺而起師植立不動演擬所持梃領之而去自是遇物中無疑矣衆推為上首學宗焉崇寧中歸覲其親諸老相謂曰川勤傳一燈歸蜀矣成都帥翰林郎公知章聞師名疏請住六祖院撰日開堂攝齊登坐嗣演公說法詞義卓然緇素悅服欣躍抃蹈如佛出世更住昭覺院凡八年再出蜀次荆南會故相無垢張公天覺亦至公儒釋兼通負所學自許手提古佛席卷諸方一切衲子莫敢攖其鋒者見師恍然自失不知膝之前於席也

退語諸公曰吾行天下閱人多矣未有如此翁者留居
碧巖院從住長沙道林賜號佛果實太保領樞密院鄧
公子常所奏乞也政和中詔住康蔣山東南學者赴之
如歸市名聞京師詔住天寧萬壽禪寺建炎初宰相李
公伯紀當國奏師住金山龍游寺車駕幸維揚召詣行
在入對敭庭賜號圜悟禪師改住廬山雲居久之遂還
蜀蜀帥王公似復以昭覺界之紹興五年八月己酉得
微病扶坐一偈留偈示衆投筆而逝既荼毘舌齒不壞

出舍利五色無數壽七十三僧臘五十五明年三月塔成賜號靈照謚真覺云師早治儒書吏讀教乘教學苦空得佛語心要嗚呼心大矣天地萬物皆具於一心而性者心之地也達摩西來直指人心見成佛學者以心傳心與吾聖人所謂盡心知性者初無二本也師清淨無作不入諸相示方便門提引未悟以為出於人心者雖凡夫皆可以直造一聽其語如見舊國之城望先人之廬冢莫不愀然感動有泣涕者故任天寧時一時王

公貴人道德材智文學之士日造其室而車轍滿門雖
毘耶城聽法殆不能過也度弟子五百人嗣法得眼領
袖諸方者百餘人方據大叢林領衆說法為後學標表
可謂盛矣師自得法白雲名聲藉甚時有佛鑒師惠勤
亦知名衆遂目師以為川勤別之其後由嶽麓徙蔣山
行成力具道大名播天神訶護與古佛齊肩矣初在金
山時名賊趙萬嫉鎮江擁數百卒操賊戰艦乘風欲渡
會天反風雲霧晦瞑連晝夜不得渡乃止比赴雲居道

長廬而剔眦張過奄至晝一刹羣蚋無噍類而師鉢囊獨無恙又嘗斂上賜物寘一笸中寓儀真師飭其徒往省之答曰儀真連夕大火餘燼尚熾欲求何師笑曰汝第往既至而官寺民閭蘜為瓦礫而一笸歸然封識如新堂寓公安天寧東堂長老覺公夜夢一女子再拜而進曰乞我東堂為人天説法信宿而碧巖疏至女子即碧巖護法神也樂安山神據雲間方丈諸耆宿皆徙避別室師寘一榻卧起如平時師福慧兩足行解通脫斷

取世界如掌中菴摩羅果實區區者曾何足言而世人
傳聞所共贊嘆故不得而畧也景德中天子詔儒臣撰
次僧史由七佛傳五十二世千七百人號傳燈錄逮今
百餘年真人大士相繼而出五葉聯芳千燈遞照固不
乏人惟圓悟禪師碩大光明勝妙獨出真法門之棟梁
不可尚已宗達得師法者坐虎丘道場十五年今將適
黃蘗吳人惜其去而莫能留也於是過余而别曰公最
知師者願得公文刻留山中以備史官之採遂以余所

見聞者補而為傳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

鴻慶居士集卷四十二